



鮎埼亭集外編

卷二十七

題跋
經學
野史

卷二十八

題跋
史學

第九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本題跋一

十一 子夏易傳跋尾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曾詔列於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
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
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
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墮刺豈非後來
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為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
等以為七畧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苟勛中經簿四卷隋

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七畧云
易傳子夏二篇韓氏作而今題載薛虞記祕庫有之傳
文指趣質畧無益後學於是停止帖經然則今所行十
一卷固屬贗本卽七畧以來之書亦依託耳孫坦周易
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據夫曰
韓曰丁曰薛其見於前人著錄者尚難審定况臆度耶
十一卷之顛末已見於納蘭成氏之跋余故追溯其舊
本而畧記之并取釋文正義集解所引附列之因以笑
張弧之疏畧焉

釋文引子夏傳爲今本所無者凡三十四條

乾 亢極也

屯 如辭也 乘馬之乘音繩班如相牽不進貌

訟 眚妖祥曰眚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

小畜 孳作戀思也 幾作近

履 愬愬恐懼貌

泰 翩翩作篇篇

大有 彭作旁

謙 謙作嗛謙也

豫 盱作紆 簪疾也

噬嗑 肺作脯

賁 束帛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 羹羹作

殘殘

復 傷害曰灾妖祥曰眚

頤 拂作弗輔粥也 逐逐作攸攸字林云攸當

為逐

習坎 寘作湜

離 戚作噦

遯 肥饒裕也

晉 龜作碩

明夷 夷於之夷作睇 拯作拊

姤 柅作鏹 包瓜之包作苞

困 徐徐作荼荼內不定之意

井 甃修治也

豐 浦作芾小也 沫作昧星之小者

渙 拯作拊取也

既濟 莠作鬣 繻作禡袂作茹

正義引子夏傳

易雖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集解引子夏傳

師 丈人作大人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按正義集解所引今本亦無之

中興書目云陸德明釋文所引與今本間有合者若比云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今本作地得水而澤水藏地而安但小異耳其釋文有而今本無者蓋後人附益者多也

朱震曰孟喜京房之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子夏所出

按此又真以為子夏作者姑錄之以備異聞
跋楊誠齋易傳

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於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譌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多以史事證經學尤為洞達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為正脈誠齋為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是書崑山徐氏經解未刻予得之謝太僕家
徐氏嘗得朱英叔所藏宋槧本不知何故不刻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崑山徐尚書健菴開雕林黃中周易集解或告之曰是非糾朱子者耶尚書懼亟斧之其所見隘矣竹垞旁援勉齋祭文以雪黃中之冤予謂黃中立朝風節卓絕其論朱子激於一時之勝心不過如東坡之排伊川耳後世不聞因伊川之爭而置東坡於惇卞之間安得因朱林之爭而以黃中與陳賈胡紘同傳是固不待勉齋之文而雪也若其說易則實有近於支離者黃中謂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如屯則初震二坤三四爲艮坎三艮四坤五上爲震坎蒙則初坎二震三四爲坤艮三坎四艮五上爲坤震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也其

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也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卽爲蒙蒙卽爲屯終何所別是所謂鹿旁求麋麋旁求鹿者也無惑乎朱子之斥其說也黃中又謂八卦皆互相包以爲六畫每卦取一互體畱一互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得二百五十六卦是其說於易之經傳全無所預且同一互也或取以致用或畱以植體則又何也是朱子之所未辨而南雷黃氏以爲當日必因其不足辨而置之者也更有異者黃中主張三代不改夏正之說而謂十月乾亥不得言坤正月

勾萌不得言泰三月微陽不得言壯舜典仲冬巡北岳
不得言后不省方因謂正月爲復二月爲臨則豈有三
代不改時不改月而反能改陰陽之氣直以六月爲乾
者且謂至日閉關焉知非夏至何其任情強辨一至此
歟厚齋馮氏反謂足破千古之惑則好奇之過也黃中
之書今所傳者皆無圖獨楊止菴傳易攷中有之止菴
蓋猶得盡見其書而今止存集解一種矣故撮止菴所
傳者附之以見其書之本有可斥非果朱子之力能誦
之也黃中之人不當以其糾朱子而遽黜至其書則正
不必以其有異於朱子而反稱之是吾持平之論也予

又讀後村所作黃中次子行知墓銘其中述行知言黃
中爲兵部侍郎方負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
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撐拄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
除朱子兵部以鬪之果以不咸皆去時臺中胡晉臣最
助朱子周益公則相也及光皇龍飛周策免胡出臺黃
中方次對深以二人之去爲惜亦見其無成心矣行知
說詩極宗朱子謂其佳處聖人不易然則當時兵部之
爭別有本末黃中固未嘗終執迷而其子亦不守門戶
之見後人可以釋然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草廬著易纂言累脫橐而始就其自言曰吾於易書用
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庶乎文周繫辭
之意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
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
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
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於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
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
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
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盤桓爲磐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
否二之包承爲包荒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
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
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
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跋沈守約易小傳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其書祇釋六爻詳論變卦
多本春秋左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
附之卷末其中最誤者以占課家八宮世應之說爲卦
變而逐卦注於其下如姤曰乾宮一世復曰坤宮一世
之類此其誤不始沈氏唐陸德明釋文中已有之而荀
慈明解隨卦曰隨者震之歸魂則漢儒已先濫觴不知

占課之說始自京房而揲著變卦則源遠流長實自三古認子作母斷不可也

周易總義跋

山齋易氏周禮總義世多有之其周易則未見也予鈔得之天一閣范氏其書頗參八宮言之類沈守約易小傳而較醇焉

周易象旨決錄跋

程子嘗言易學多在蜀中後三百年而蜀又以來易名於天下然來易自空山積悟雖多心得之言而目不見先儒諸箋疏雷同者有之或以僻陋乖戾者言之良可

惜也不知來易之先乃有南沙熊氏之易蓋其謫居滇池所作南沙於書無所不窺而易爲尤邃其博引諸先儒之說最爲該備來氏遠不逮也以予所見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數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之而時時有予所未見者卽以吾鄉先輩易解如宋之王先生太古明之黃先生南山其書今不可得矣而南沙皆引其異同博矣哉甚矣蜀之多易也其書名曰周易象旨決錄計上下經五卷大傳二卷

題涂氏易疑擬題

涂潛生字自昭江西宜黃縣人而東里稱爲臨川鄉貢

魚尾亭集外編 卷二十一
進士蓋宜黃之涂乃著姓而臨川則潛生所移居也潛
生易疑擬題一冊見棗竹堂書目而逸其名所著易主
意一冊見東里集所著易義矜式見江西通志其擬題
者皆其問目貫穿古人之說而質難之極爲博雅非如
近日科舉之所謂擬題也其易主意當卽所以答擬題
之疑矜式則應舉程式文字也予初見永樂大典中引
其擬題以爲卽此二字必無足觀已而閱之知其爲經
學宿儒也亟鈔之而附其矜式文字於後惜尚未見其
所謂主意者

跋黃漳浦易解

漳浦先生於學宏通博達世以爲如武庫之無不備而
所尤精者易天根月窟獨有神會能於京焦陳邵之外
韻頡一家其所著三易洞璣革象新書鮮有得通之者
蓋別立一變法因而重之以推前世事跡無不洞中至
有明思廟時以爲當地水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之時由今觀之是革命之應也先生之學神矣歲戊
申復得先生易卦要說讀之則又平正通達大似東萊
平甫諸家於是歎先生易學之奇且法也

跋倪文正公見易

始寧倪文正公見易其自序曰漢儒說經舌本強楸似

兒強解事者宋儒疏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下謂奇語又曰子雲大玄童烏其之童烏子雲九歲兒也公之命名以此公於學無所不通但亦多好奇之過一切文字皆然而兒易其尤甚公言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子亦尚嫌公之強解事也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姚江黃徵君易學象數論六卷上自圖書九十之混變卦互卦之異同旁推交通雖以納甲納音世應軌革之法莫不搜其原本抉其譌謬可為經學中希有之書也

徵君謂河圖在顧命與大訓並陳則是皆書也使如後世所云則為龍馬之遺蛻歟抑庖犧之橐本歟不知天垂象見吉凶所謂仰觀天文河出圖洛出書所謂俯察地理圖書即今之圖經黃冊其以河洛名者以其為天下之中也此其說可謂百世不易之論蓋嘗與學者言之皆大驚莫能信固難以口舌爭徵君之言發源自薛艮齋艮齋謂自來緯候諸家所謂九篇六篇者亦原以為地學之書苟其是者不可以緯候而廢也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禹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歷虞夏商咸亦受焉尚書中

候曰禹自臨河受圖注云括地象也尚書刑德放曰禹得括地象圖堯以為司空河圖玉版曰禹觀於河始受圖言治水之意李淳風乙巳占其中引洛書以禹貢之二十八山分配二十八宿分野夫其所謂壇河而受臨河而得實龍馬之說所由起也而所指則猶主方輿之圖自有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於天一地二之文并以九宮太乙之數為九疇者而并緯書而失之蓋惟圖書為地理故王者之迹既熄諸侯吞噬山川之出入職方不知貢賦之多寡地官莫問聖人河不出圖之歎至以比之鳳鳥不然馬毛之旋既有據之以作易者矣即其浮

河圖次考卡洗自不可
易此說即其真快耳
要不可以說

河再出亦雷同之陳迹夫子猶思見之豈得別為一易乎禮器成於漢儒誤解論語而又依傍緯書於是以河出馬圖為瑞是則歐陽公辨之矣南昌萬編修孺廬嘗曰大禹治水乃有河圖周公營洛始有洛書故作顧命時洛書新出尚未得與河圖並登東序是又疏證之最精者今人徒泥於河出洛出之文以為此必沿河溯洛而得之者真解經之固也同里李桐曰尚書出孔壁儀禮出淹中不必皆有符瑞諒哉徵君於易遠覽千古一洗前輩之支離而尤有功於易者此論也若其談總象予頗多以為不然者則別見於予說易之書

蕭山之學經者
第一任曰持第一
四書次之禮次之
春秋又次之皆傑
然可傳者也易又
在春秋之次然亦
稿有所見最下
者其古文尚書
究詞乎而謝山
固深信古文津
：檢其唾者也
乃云論古之荒謬
毛氏為尤毛氏之
經為尤嗚呼是何
言歟

題仲氏易

百年以來論古之荒謬者蕭山毛氏為尤毛氏之論說
經為尤諸經之中易為尤錢唐龔鑑嘗曰毛氏蓋讐其
兄者也予曰何以知之曰聞其書之名則友恭之意藹
然及讀之而爽然愿者齒冷強者髮指眦裂矣非讐其
兄而何甚矣夫其兄之不幸而有此弟也予為之一笑
乃記其語於卷端

跋夏柯山尚書解

王滹南曰宋人解書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
之窒又不為近代之鑿當為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

知有夏氏蓋未見林氏本故也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
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可數也按夏氏之解出於乾淳
閒其時王氏蘇氏之說方行蔡氏亦嗣出而河北學者
獨盛宗之可以見其為尚書家眉目也明初頒諸經於
學宮書以夏氏蔡氏其後始兼采鄱陽鄒氏季友三家之
中夏氏為首是洪永閒猶用之也曾幾何時專門之學
盛而是書束閣矣嗚呼專門之學宋人所以誣黨局也
豈意其為傳經之讖乎予鈔之天一閣范氏其卷首為
金華時瀾序夏氏名僕字元肅浙之龍游人也

讀吳草廬書纂言

結奇亭集小編

卷二十七

三

近儒多病易詩之
專用朱子書之專
用蔡氏禮之專用
陳澧為今學者束
注疏不觀而重其
記尤為學術之言其
言誠當矣然世之
能讀集說者有或
人哉上第之插仲高
坐之達掖問以書之
傳者何人神之注者
何人多茫然真對而
神記有修身僅見摘

本者矣果能胥天下之士盡讀功令取士之五經注則場屋之人才且濟之而極盛也吾見註誦之聲滿于里巷而太平可興矣悲夫

胡氏禹貢之學豈程大昌所可髣髴

者謝山所校水經世未嘗見即此集中所及者固亦有所訂正然前無以勝朱爵儀後無以及戴東原而趙一清古本注中有注之偽說實自謝山倡之又未免有信而愚也雖指固不能無少誤蓋亦予慮之一失近儒歸安丁氏杰及山陽丁晏皆有書指摘之予俱未見要之檢遺訂訛自為經學之要務不得以作者名重及其書盛行遂不敢置喙而知謝山之毛舉一二細故即欲盡沒前人一生之心力豈將書乎天下後世惟信謝山一人之書乎

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注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始決言古文為偽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官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然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題禹貢錐指後

近世專門禹貢之學莫過於胡東樵者前此宋之程文簡公讀者譏其葛藤不了東樵書出文簡且東閣矣然其實葛藤猶文簡也東樵之所以張其軍在於徵引之

繁使讀者舌撻而不敢語顧其最用功莫如水經乃於河水篇金城郡下則妄改洮水為澆水濟水篇欲攻蔡九峰砢礫溪之失而自造為北礫溪南礫溪分一水為二水濁漳水篇因仍俗本誤以涑水為陳水而九江則深信長沙下雋之說不知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即此數者其於水經可知其於禹貢亦可知矣詳見予水經注重校本中因以語學者莫深信也

題古文尚書疏證

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

閻氏固未得為通儒也其政訂之精博陋何有乎謝山喜罵人又侈然以南宋之道殘明之忠商自任遂於先儒近詰多所指斥其平生最惡西河之學而頗師西河之書無西河之才而有西河之懷可笑也

學究氣為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

跋范逸齋詩補傳

東海尚書刊經說於逸齋之詩傳缺其名豈失攷宋志耶宋志所載三十卷其數與今本符其為逸齋書何疑尚有解頤新語十四卷詩學一卷而今亡矣東海所刊詩諸家皆劣以逸齋之書為佳逸齋浙之金華人吾友鄭篋谷贊善謂逸齋曾劾趙忠定公蓋其人不足道按宋史光宗受禪召忠定於四川未至逸齋論其稽命此於忠定無大疵非如後來京鏗輩所論也豈遽足以累逸齋乎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禮記為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輯香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為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為底本子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跋衛櫟齋禮記集說

崑山衛正叔先生蒼萃百家之言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取極博而已不廁一語焉其言有曰歷攷諸家

自地言財氣平
不計其費散
不計其費散
不計其費散

訓解發明經旨者固爲不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
歐陽公云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
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
謂至論又曰近日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
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但各自有意在學者理會如何
耳又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
於人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獮祭以成書矜爲自得或墨
守一家堅僻之學者其亦可以已矣夫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伯魯之解禮記雖無大發明然在傳注之體則校之陳
雲莊爲勝矣予家有張別山學士與先太常公札言其
曾大父文忠公當國時請頒之學官已得請矣文忠下
世而止此前人所未及記也其時別山方盡瘁危疆而
郵筒還往猶能及經學之廢興故國世臣所以貴也偶
檢舊笥因以志於伯魯書後

書周禮集說後

仁和嚴十區篤好經學雍正癸丑四月以散館入京贈
予周禮集說十二卷爲前代文淵閣藏書元吳興陳友
仁所編也友仁自序言得此本於沈則正家不知作者
因爲增益其所未詳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以廣其傳

予讀其書雖不逮訂義之精博要亦經師家一種也中間脫去地官一卷明關中劉氏儲秀嘗補足之今世所見皆元本未得劉氏所補友仁於五官俱有總論在卷首祇考工記無之今雕本多顛錯有在凡例綱領中者俟他日訪得劉氏本再為釐訂其末附臨川俞氏庭椿復古編蓋成化時張都御史瑄所合刊而傳是錄以友仁別自有復古編與庭椿之書竝列舛矣甲寅五日十區以羸疾下世偶繙書架為之腹痛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甫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畧荆公周禮存於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於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顧宋人周禮之書甚少存之以備一種

儀禮戴記附注跋

黃孟清僉事為吾鄉明初碩儒其儀禮一書析為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其不類者載諸卷首或卷末各有意義又以軍禮獨闕取周官大田禮補之及禮記載田事

者別為一卷惟天一閣范氏有之方京師開三禮書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喜亟鈔之雖其中有殘缺然要可貴也是年予罷官歸始鈔是書於范氏於是儀禮之書自楊氏敖氏外添得宋人二種明初人一種插架稍生色矣國朝

諸儒儀禮有張氏爾岐萬氏斯大應氏嗣寅馬氏公驥四家皆佳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為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於胡傳而仍失

之者是書通志堂未刻流傳亦頗少予鈔之同里陳同亮處士家

跋黃黎洲孟子解

黎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戴山已有大學統義中庸慎獨義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黎洲於書無所不通而解經尤能闢前輩傳注之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江姚邱以為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笑柄反謂顧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語為妄其解畢郢則宗孫疏以為楚地不可解也

師說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集注孟子言由
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
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愚謂君子泛指夫人而言不當
專屬二子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宋儒自嘉定而後多流爲迂腐其所著書有絕可笑者
程復心四書章圖亦其一也每章爲一圖而爲之別白
其岐趨如儒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學則有古爲己今爲
人之分達則有上下之分但每章如此不亦愚耶是亦
何勞爲之圖乎永樂大典載此書

跋古本大學

古本大學鄉先生黃孟清僉事言之最精新建之說出
其後不若僉事之渾成也僉事曰三綱領後自知止以
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正解格物致知而包舉八條目於
其內所謂當格之物在身心家國天下當知之事在修
齊治平其引淇澳之詩曰學正釋格知曰自修正釋誠
正皆明德也曰恂慄曰威儀正釋齊治平皆新民也曰
盛德至善則釋止於至善也曰前王不忘乃三綱領之
效也下文雜引詩書又釋三綱領而以此謂知本二語
貫前知所先後以結之但宜挑出誠意一章於其後則

淮全矣予友謝御史石林方集大學古說書以寄之

題郝仲興諸經解後

有明三百年經師寥寂而季長沙郝給事稱為雄霸二
人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皆觥觥如也其可傳處以此
其不可為訓處亦以此學者易其心而讀之可矣先儒
之說返之吾心而不安者固當博攷之深思之力求其
是若豫儲參商之見以相尋於口舌是則經學之賊也
和靖先生有曰說經而好奇亦何所不至矣三復其言
不禁悚然吾友杭堇浦最推給事以為在長沙之上予
則謂長沙尚有敦龐渾穆之氣給事頗嫌其辭費而支

三語亦有病天下
生有不可訓者而
可傳乎當云其
佳處在此其病
亦在此

敦龐渾穆四

字怡是季彭山
先生確評

恐尚非長沙匹也士盡原伯魯之子聰明錮於茅葦以
講章為經學可為痛心於是豪傑之士憤而有激而立
異之書出矣而蚩蚩講章家以為是所當火其書者也
豈知其中固自有不可抹殺者乎如長沙如給事皆在
乎學者之善讀其書乎

石渠意見跋

少讀牧齋初學集盛稱二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有功
經學顧無從見其書既讀黎洲明儒學案見所引入書
中者幾一卷猶以未得盡窺之為恨今年始鈔得之天
一閣范氏端毅勛業乃司馬溫公范蜀公流輩行年九

魚坑亭集外編 卷二十七
十尚續此書不輟神明不衰可謂偉人其大學改本卽
竹垞西河二公亦未見也吾友謝石林侍御方輯大學
函郵寄之

跋養心亭經說

養心亭經說張文定公所著於諸經皆有之其言醇正
足以輔翼朱子者也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文懿在宣正閒與黃僉事南山共講學不專主朱亦不
專主陸深造實踐而未有後來門戶紛爭之習故其宗
旨不傳黎洲但爲南山列學案而不及文懿殆考之未

詳也文懿諸經流傳於世者少蓋其於先儒多異同讀
王文恪公所作墓志則知當時能傳文懿之學者希矣
故雖黃泰泉尚不能無訾然文懿但就其心之所見者
言之非有必立異於先儒之見斯其所以爲宿德醇儒
而後來之翹然自異者弗能及也南山篤信傳注而文
懿反是然文懿所最推重者南山耳各遵所聞而行所
知要不害其爲五味之相調也

鮪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終

鮑琦亭集外編卷二十八

題跋二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鄞 全祖望 紹衣

此卷論史較論
經為精蓋謝山
於經學博而不
核又為宋儒學
究氣所錮遂致
識見偏狹無能
發明史學則自
為精密南宋前
明尤其專門名
家之學也

史公作漢表一往芻錯其於韓王代王尤甚按高帝二
年十月使韓太尉信擊韓王鄭昌降之即立信為韓王
六年正月以雲中雁門代郡立兄喜為代王同日以太
原郡為韓國徙信封之都晉陽已而信請治馬邑許之
蓋割代國支郡雁門之馬邑以為信都非徙王代也史
公於秦楚之際月表二年已書信之封韓而五年則書

曰信徙代不知信未嘗稱代王其謬一也且信移治代之馬邑亦在六年非五年其謬二也乃於漢興諸侯王表則曰高帝二年信元年都馬邑則又以信初封卽在馬邑其謬三也五年曰信降匈奴國除則信尚未徙封而已降其謬四也乃若代王喜以六年封以七年失國九年立皇子如意爲代王九年徙如意爲趙王而代不置國十一年始立文帝爲代王今年表則曰九年喜失國是滅如意之年以增喜之年其謬一也又曰是年復置代都晉陽按九年代未嘗復置且復置則其王爲誰其謬二也文帝王代始都晉陽前此皆都代亦不得曰

九年都晉陽其謬三也

讀齊悼惠王傳

齊哀王首舉兵以誅諸呂其相召平不從而死賴魏勃以集事則平固應誅而勃當封乃吾觀功臣侯表文帝封召平子奴而勃大爲灌嬰所責則何也曰是漢君臣有爲爲之也蓋平殆守常而不達事變之人非呂黨也而文帝已深知後世必有藩國之禍如吳楚淮南燕者故其封召奴所以振張尚王悍韓義輩之名節也卽灌嬰之責魏勃亦所以預防閒忌伍被之徒也有憂患焉雖然就事言之則未爲得其平非中道也斯濟北王所

以快快而啓釁也

讀王陵傳

曲逆侯絳侯之對王丞相何其料事之神也致堂謂二侯奚以知己之必後太后而死吾以為此二侯既成功史家從而夸其詞耳觀曲逆侯自請居禁中方且避禍之不暇何嘗有成算哉倘有成算則是時二侯既籌之熟矣其後事將決裂猶且燕居深念計無所出直待陸賈進交驩之說而始恍然大悟以五百金為絳侯壽何也史家於此亦自相矛盾而不知矣吾意二侯之對必曰方今柄在太后姑從之而徐圖之此則近於人情矣

史家附會之語芟之可也

讀魏其侯傳

太史公淺人也其以竇嬰與田蚡合傳三致意於枯菀盈虛之間所見甚陋凡太史公遇此等事必竭力形容之雖曰有感而言然不知嬰蚡之相去遠矣漢之丞相自高惠以至武昭其剛方有守可以臨大節者祇四人王陵申屠嘉周亞夫及嬰也故予嘗謂亞夫當與嬰合而嬰不應與蚡合亞夫與嬰竝以討七國有名其功同竝以爭廢太子見疏其大節同竝不得其死其晚景亦同嬰之傳中但當序其討七國爭太子崇儒術以見其

司馬氏之史記乃其有託之文體例雖或未純而具有深意後人得其一者便足稱良史凡事創始者難繼述者易子長此書開闢鴻荒遂為萬世秉筆者之祖而後之迂儒小生或執事句以議其事之失實或據私見以譏其言之失倫皆蚡蚡之撼大樹也如謝山者不足當龍門斯僕之役而目之曰淺人是亦妄人焉已矣

武安固不及魏其
然其人英毅潤
達又能佐武帝
崇儒術亦才相
也何得与宣陵
侯比且史家立
傳苟非賢不肖
甚相遠者不必斤
斤氣類之同異
為分合也子長以
嬰蚡同傳政以其
事終始相比依次
叙述曲直自明与
袁盎龜錯等傳
同例謝山云蓋
其受宋人之愚務
欲以書法畫史家
能事所謂學究
氣也

長而於其末畧敘其為蚡所陷以死至於灌夫等事則
別見之蚡傳可也蚡本不應立特傳但當與後此之淳
于長同附外戚傳中可矣嬰有臨大節之勇而惜乎其
不學雖崇儒術而未嘗有得向能杜門養晦以息機則
淮南之禍蚡必族蚡既族嬰必再相嬰得再相必能引
進汲黯之徒有大節者而與之共事不亦善乎乃以牢
落之故喪其身於灌夫此則吾所以為嬰惜也雖然三
代以後人才難得終漢之世其可以繼此四人者元帝
時蕭望之武帝時王商哀帝時則王嘉望之與嘉又稍
參以儒術其餘皆不足以當臨大節之一語然則嬰豈

可與蚡同傳哉

書史記公孫弘傳後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於齊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
食之脫粟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
被我自有之弘慙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
內廚五鼎外膳一殺云何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
焉弘聞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列傳言弘奉祿皆給
賓客家無所餘今以雜記之言觀之恐亦虛矣汲黯廷
詰雖畧得其大槩要之發露隱情不若此之盡也

讀魏相傳

厚齋謂弘恭石顯之禍開於弱翁蓋其由許廣漢以進亦刑人也不能制恭顯宜矣近者何學士義門非之謂弱翁欲由許氏以發霍顯弒后之奸耳附會宦官則非其所爲也予讀褚先生續史記相以府掾陳平等劾中尚書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死或下蠶室是則弱翁阿附宦官之明文也宣帝以刑餘爲周召其所由來者漸而宰相因以之逢君厚齋未曾引及此而義門亦攷之未詳也少孫之書時亦有足采者此類是也

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

文帝封誅諸呂功臣殊不叶人意如城陽濟北平陽曲周而外陸賈亦未賜爵而獨封召平之子豈以齊哀王之起兵爲反耶如以齊爲反則文帝自代來殪少帝是亦反也總之因諸臣初有立齊王之議而賞罰俱失其平不謂醇厚如帝而有此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城陽濟北二王竝預誅諸呂之謀而論功則城陽更大文帝以其初將立齊王而絀之亦已隘矣遂使濟北卒以失職反而城陽獨不有怨望之跡賢哉抑不獨無怨望之跡而已吳楚反時膠西連絡諸齊時齊國分爲七王其四皆同之齊濟北王志亦與之獨不及城陽史記載諸齊

之語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弗預事定分之耳是可
以見城陽失職不改忠節且能素約勅其子孫故諸齊
逆料其不從得免汙染城陽真不可及哉班史削去此
語予特表而出之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高帝世臣當諸呂時平陽侯曹窋功最盛次之曲周侯
子酈寄而事定論功不及焉平陽為御史大夫即以文
帝元年免及景帝時曲周并失侯矣予嘗謂文帝亦少
恩當時大臣論功亦難逃其責也然二人者不媿於高
帝矣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七國既敗乃下詔令諸將以多殺為功想見天姿之刻
薄追思殺三公以謝七國不亦恥乎予嘗謂景帝最庸
唐昭宗尚不肯遽害杜讓能景帝出其下矣既敗而始
令多殺何不追雪三公耶

讀魏志王凌傳

王凌謀討司馬懿而不克懿以軍至雖五尺童子亦自
知不克全矣而謂面縛出降以望生無斯理也又謂凌
乘船徑就懿為懿所拒至中途乞灰釘以嘗懿之意而
懿予之始自裁凌之庸謬果如此豈能討懿者亦不應

漢景因庸而忍若
也幸生文帝之後
得享太平遂使
千古稱文景之治
可謂實不副名
者矣

魚尾... 卷二十一
爲當時人望所屬矣。又謂懿臨死時見凌爲祟則凌之神明早漸滅於請降請灰釘之日而死後能復振乎此史臣謬采誣善失實之詞而不知其非也。曰然則史之所記非乎曰此乃司馬家兒所以謗凌之詞也。凌志大而才疏其敗也必有麾下內應於懿縛之以降者其乞灰釘也蓋惟恐不速死而非有冀於懿之宥之也。夫然故大呼賈逵之字以求諒於神溫公修通鑑亦仍舊史之謬不可解也。

讀魏志曹爽傳

舊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爲曹爽其一爲王叔文王伾爽以曹氏宗支有見於司馬氏之難制奪其官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駕馭奸雄之非其才也委任何鄧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司馬氏既覆而司馬氏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伾有見於宦官之難制奪其兵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中貴之勢之極重而難返而二人非其才也委任八司馬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宦官既覆而宦官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伾之事范文正公頗昭雪之今上又取其言而表之可以稍爲平反而爽之冤千古

無言之者。嗚呼。八司馬當時幸而不死。皆有文章經術。傳於世。故後人尚有昭雪之者。何鄧實亦八司馬之流。浮躁率露。則有之。其心豈有他哉。身罹重典。不復邀有心人之原諒。其可傷也。雖然。叔文。伍無兵柄。八司馬亦不過才人耳。故不足以制宦官。爽有兵。又有桓範之謀。而不能用於誠癡兒也。

國朝諸儒之為伍文雪者。田氏雲。古權堂集馮氏景。解春集陳氏祖范司業集。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而五

讀魏志鄧艾傳

氏之言。尤反覆詳明。足為千古定案。

鄧艾之將畧雄矣。然其人則粗疏。以故為鍾會所播弄。而不自知。以此觀之。昔人謂江油之師。可坐縛者。亦非過也。

書諸葛氏家譜後

方遜志謂諸葛兄弟三人。才氣雖不相類。皆人豪也。當司馬昭僭竊之時。征東拒賈充之言。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漢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為斯言者。必賈充之徒。揚雄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善哉。斯言。予觀東漢之末。東南淑氣。萃於諸葛一門。觀其兄弟分居三國。世莫有以為猜者。非大英雄不能厥後。各以功名忠孝表著。而又皆有令嗣。何多材也。東吳自周瑜魯肅既亡。苟安偷息。莫敢謀及北方。太傅惓惓出師。差強人意。惜以不密。

殞命逆臣腐儒嘵嘵。所謂成敗論壯士者耳。太傅不死。北方未得高枕臥也。衛將軍父子仗節爲兩漢四百餘年。任綱常之重。蜀志尚多貶詞。可謂無人心者。副軍師終身不向晉室而坐。崢嶸龍種。要。不與狐兒鼠子等也。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日知錄據薛昌序鳳翔法門寺碑謂碑以天祐十九年立而其文已稱茂貞爲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茂貞先自稱秦按資治通鑑攷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二月辛巳制秦王茂貞

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至是時始自岐封秦也據此則茂貞稱秦唐莊宗實錄可證顧氏偶失記也若溫公謂無以秦封秦之理疑其未嘗自稱則又非也茂貞之封岐王乃唐所命其稱秦則私署耳莊宗以新天子錫命諸藩卽其所自稱而授之理當然也尹洙五代春秋開平二年秦人來寇雍州至同光二年秦王茂貞薨皆書秦不書岐而何光遠鑑誠錄馮涓告蜀主莫若與秦王和親然則開平篡唐茂貞卽以秦王稱制矣通鑑始終書岐王誤也因牽連書之以申顧氏之緒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王益柔在熙寧時老矣而通鑑之成他人讀之僅一紙
卽欠伸思睡獨益柔讀之終卷何其老而好學耶進奏
院之會雖小人借之以傾君子但益柔所爲傲歌歆倒
太極命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則不可爲訓也其禍蓋
自取之。

此乃當時爲石曼卿杜默一輩人習氣所染予觀蘇子美雖有才氣
然狂而不用歐公以爲執友又杜祁公之墳遂不無標榜增重耳

書宋史夏竦傳後

明崇禎閒流寇之亂楊督師榜於路曰有能得張獻忠
頭者封萬戶侯甫翼日而幕府堂皇庖壁之間亦有榜
曰有能得楊嗣昌頭者賞銀三錢督師以是失魄卒喪
師殞身偶讀孔經父說叢則固有先乎此者夏竦西征

揭塞云有能得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已
而市中有榜亦云有能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夏遂
大沮嗚呼猾虜行事不約而同如此夏氏之得以功名
終者幸也經父又言夏議合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
絕吏密處置軍馬糧餉等事封鑰一大櫃中一夕失之
夏進兵之議遂格懇乞解罷然則使夏終迷不復必有
如獻賊中道劫取督師令箭翻城之事草竊之徒亦可
畏矣

再書

夏安期在宋史頗多褒語而經父言其奔喪至京師館

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橐如平時安期之死其子伯孫亦如此嘻異矣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構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者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而至此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致堂籍溪五峰茆堂四先生竝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於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尚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履兄弟遊於朱張之門稱高弟可謂盛矣宋史別列籍溪於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相諱言之後一時誦其輪對疏者以爲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況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

不可不列之儒林也。茹堂還朝，秦相問：「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愠。因謂茹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茹堂曰：「唯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茹堂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其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茹堂飲，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并罷。不知茹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予擬重修宋史，謂宜攷諸胡祖孫三世顛末，合爲一傳，以表之。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尚有胡

居士熟藥正舖牌，卒成一代儒者真人豪哉。

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靖康之難，馬時中抗詞以復辟事，申邦昌、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奴呼，其婢皆得書於國史。而此外如吳享仁已僅僅附見於時中傳，至喻汝礪之捫膝不屈，則竟泯然矣。喻以知名士淪落，況其下焉者乎？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僞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雖其人微然，卽此一節已自足傳。顧僅見於華甫先生集，可歎也。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

子然於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尚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虜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亦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爲從官然則安止真不媿爲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於其中蓋以當時尚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於世安止

聞之遽梓之於延平蓋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爲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於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祇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於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胡待制不附秦檜以致殺身本傳載之甚詳而羅鄂州新安志不書焉篁墩以爲鄂州終以其父之嫌不盡所言鄂州賢者豈有此耶及見朱子褒錄高登狀言待制

官靜江因檜父曾令古縣欲為立祠高方為令持不可待制誣以罪下獄鍛鍊之訖無罪狀而止然則待制非能忤秦檜者也當時忤檜之人本非一輩容有求附於檜而反忤之者待制即忤檜亦此輩耳後村集謂待制遠捕高母死舟中高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檜素蓄憾即下高靜江獄比至而待制為漕使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吏死有天道焉嗚呼待制恂恂儒者常命其子仔采摭經傳作孔子編年五卷又嘗請復孟子於講筵末路如此良可惜也高於靖康中已與陳東上書力陳六賊之罪又言金人不可和卒忤檜以死朱子既請於朝又與留衛公言之始得贈卹而宋史不為立傳誣善失實一至於此

跋宋史史浩傳後

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為梅溪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薦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諸公皆為所羅而使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故終當在正人之列其一參政二丞相一樞密皆不免清議史臣特著獨善先生及璟卿蒙卿三公世有補宋宰相世系表者史氏可以生色矣然諸史中尚多賢者不祇三人而已文惠小子彌堅累官潭州安撫使其平土寇行

文惠之子和議周公謹齊東野語中載其由張魏公往後語甚詳可謂若謀而識不得與奉命之益論其後魏公生師之效何如耶迂儒小生劫以阻恢復為文惠罪詎謝出仍其謬說可歎也檜後之義固已要者論其時勢秦氏枋國時韓岳劉吳諸名將皆在舍人妙創中原規制未

定善時主和議者
其派人也後世若
印後山輩猶以此
併奉檜者星邪
說也文惠嘗問曰
宿將已盡矣後
洛陽金久護鎮矣
其勢已成敗盟必
不利故文惠極力
持之仍必以和為
則亦何世又罪之
復何以世又罪之
如謂神固少人其
為無區區切法乎
時考國者勸用之
此少人也何以入
之役世又謂之即
本抵世人道為朱
子因及南軒又因
南軒及友其父遂
謂魏公舉勳無一
不當與異議者使
非正人所其酒歟

義倉極為真文忠公所稱。累勸忠獻辭相位。不聽。遂食
祠祿於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吳泳鶴林集內制
行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
元祐則不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寧宗御書滄洲
二字賜之。卒諡忠宣。宋人有書判清明集。皆以載能吏
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從子彌應。嘉定七年進士。不
為諸兄弟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陳習菴序
其詩曰。余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
罹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
傳逸度於將來。仕終寧海尉。其詩後為宋梅礪所刻。以

為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世所傳自樂山吟者
也。習菴大儒。許與不苟。則自樂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
奉大夫守之。文惠孫也。心非叔父所為。中年避勢遠嫌。
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
肄不倦。寧宗書碧沚二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曰使
十二郎知否。愚以為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為一傳。獨善
與蒙卿為一傳。璟卿別為一傳。合為一卷。碧梧翠竹以
類相從。庶潛德不終湮。而宗衮亦未嘗不籍以吐氣也。

跋宋史趙雄列傳

趙衛公相孝宗力主規恢。又有保全朱子之功。然其晚

年乃排南軒先生則大累平生矣本傳直書其事古之名臣往往一生多所建樹而但以一二節爲人所少者眞可惜也特衛公有良子開禧中殉蜀難史臣沒而不書因歎唐有宰相世系表則雖瑣瑣任子皆得附名汗簡而宋之脫畧至此不可謂非不幸矣程史衛公子希光名昱少苦學以司馬周程爲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汎埽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先是吳挺帥蜀衛公言挺爲人雖細密警敏而敢於欺君父恃其儉巧愚弄士

大夫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西人以其二父故莫不畏之挺死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希光每念衛公此言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不果於是制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遺書成都帥臣楊輔勸以舉義辭旨激切遂絕粒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間每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卒不食而死時倦翁兄德夫在蜀幕故具知之予攷逆曦之變宋史於死節者載之頗悉希光以宰相子有此忠義獨不得豫表揚之列然則潛德之

不章者恐尚多也。因書之。衛公傳以見宋之世。臣雖衰
尚有仗大節如此者。衛公論吳挺事。本傳亦失載。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四川參議官死節。更
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持廣東
庾節。除祕閣奉祠。蓋尚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
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嘗受春秋於五峰胡氏之門。愚攷
五峰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
閒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
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峰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

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
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
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閒。大異相去懸遠。於嶽麓弟子
吳趙輩。尚稱後進。則譌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
堂茆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
後死。其與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爲碧泉遺老。或者大
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譌耳。

跋岳珂傳

鄂王諸孫。倦翁最有聲於時。其禮記之學。則爲衛正。叔
以後第一。其程史諸種。則多足以備宋史之遺。其玉楮

其刊刻九經三傳
沿革例則爲唐代
陸孔之莊其其其
言其書贊曰此宋
世未善之上

集則爲嘉定一名家。若其上吳畏齋啓，惓惓以開禧兵
隙爲寒心。力言招僞官，遣妄謀，無補於事。允稱志識不
羣者矣。然予攷張端義奏疏，劾史相國彌遠，城狐社鼠
布滿中外。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之在臺諫，袁韶
之在京畿，鄭損之在西蜀，馮榭之在殿巖，吳英之在許
浦，岳珂、楊紹雲、鄭定、蔡廩之在四總，借天子之法令，吮
百姓之膏血，外事苞苴，內實囊橐，何居乎？倦翁而亦預
此列也。宋史於鄂王附傳甚畧，而徐鹿卿傳，珂守當塗，
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歛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
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鉤攷，親

得其實。珂辟置貪酷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
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
諸民，皆感泣奉命。珂坐是罷。又杜杲傳，珂爲淮東總領，
杲以監崇明鎮事，隸之，議不合，求去。珂出文書一卷，曰
舉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珂怒。杲曰：可
劾者文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之。朝廷察
其無虧，三劾皆寢。又袁甫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
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然則珂直接克忮深
之小人，得無有媿於乃祖乎？倦翁生平頗景仰朱子，具
見程史所錄其所爲不當至此，抑或色取而行違者耶？

本傳所以寥寥。殆亦有所諱而然。偶與吾友厲三樊榭言之。爲之太息。

跋宋史陳謙列傳

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是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肸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旣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起再蹶。其

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侂冑爲我王。以予攷之。說部則莆田陳謙之事也。謙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曾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宋史之妄如此。

跋宋史鄭丙列傳

慶元道學之禁濫觴於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攷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守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泰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獎許。又力雪陳

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覲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
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
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
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
丙亦何心彼猖晚節竟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槩抹而
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跋宋史袁韶列傳

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
忌其逼已而去蓋嘗攷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
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

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闕命來樞府公夜與同
見故事相府無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
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會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
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
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於時領兵
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
相逼更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
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
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
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史袁卒爲婚姻故亦

共諱其事清容亦欲爲祖諱故言之不盡予特爲著其事以補史闕

讀明高皇帝紀

高皇一朝事予不甚當於心曾見於謁孝陵詩以其殺戮無度也其最有功綱常者爲宋追討叛臣蒲壽庚之徒加其子孫以禁錮此足大快人意而實錄不書故本紀亦畧焉或疑此事爲無徵按吾鄉袁太常柳莊爲其先進士作忠義錄內載四明制置使趙孟傳子高皇發遣以其降元也是則最可信者矣夫沈充之後有沈勁故惡惡不及於子孫此舉雖非中道然足以寒亂賊之

膽況又無所爲而爲則高出於漢祖誅丁公之上也

跋明史楊守陟傳後

尚書之卒閣中已爲議諡而楊新都尼之尚書於易名之禮實無媿新都爲屠襄惠公修宿憾焉君子非之曹石倉記其事然乙酉江上之役其後人尚寶司卿德周以爲請詔諡文肅是則諸野史皆未及也事見吾鄉林都御史時對集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南都已爲崇煥請卹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之會北來者以

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冤始復官賜諡曰襄愍此見
吾鄉高武選字泰集按鄜舍人濤雅已有詩紀此事但
未及其易名耳其以

太宗密謀死亦以之得雪異事也

跋明史朱燮元傳後

南都補賜累代名臣諡法李映碧請及尚書而終不與
焉亦闕事也予曾見吾鄉沈侍郎延嘉集其在東江爲
尚書草諡議曰襄毅及讀倪職方無功集則尚書之諡
乃忠定也無功越人且於朱氏爲戚屬必有據或侍郎
所擬乃初諡而後改定之今亦無知者矣

案吾鄉張岱有明
越人三不朽圖贊亦
稱朱忠定張氏于朱
亦為戚屬則忠定之
諡可信不疑

讀明史張春傳

太僕以崇禎四年陷於東天聰之五年也凡九年而卒
崇德之四年也顧以

太宗實錄參之明史則事不甚合又取何昶所作太僕
傳參之二史亦不甚合實錄

太宗令太僕上書莊烈帝勸令講和太僕曰此事必不
可言我係被執又非所宜言

太宗遂不復強而明史莊烈既遙加太僕以憲節太僕
有疏請議和遂爲劉孔昭所劾有司請削太僕所加憲
節帝雖不從而司竟收其二子下獄至於死則大相

矛盾夫使太僕果勸明以和亦不害其爲忠然終不如實錄所言之凜然且使太僕旣奉太宗之命以勸和實錄何以反諱其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一也當時俘囚諸人如德王嘗上疏於明以勸和鎮守太監亦嘗上書於明以勸和實錄皆備載其文何獨於太僕之疏而諱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二也吾故曰實錄所據乃當時檔案必不錯其錯當屬明史然明史亦不應鑿空撰爲此事或者當時之人有冒太僕之名以上書者因招孔昭之劾異國遼遠莫能覈其誣耳何傳亦不載此事然則究當以實錄爲定也

書明遼東經畧熊公傳後

明啓禎閒東事之壞如破竹之不可遏一時大臣才氣魄力足以搢拄之者熊司馬一人耳古稱溫太真挺挺若干丈松雖礫硠多節自是足用司馬之下急忼厲蓋亦此種用人者貴展其才原不當使一二腐儒操白簡以議其旁也關門再出廟堂諸公忌其有所建白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貞漫夸六十萬兵平遼爲之掣肘時江侍郎秉謙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反使撫臣得操節制之柄必誤國事不幸言而中矣當國者苟有人心卽寸斬撫臣以謝經臣猶且不足反以不能死緩罪之

是猶束烏獲之手足使力不勝匹雛者代之任重及蹶而償則曰是亦獲有同咎可乎爰書將定樞輔孫公承宗大司寇喬公允昇太僕周公朝瑞刑曹顧公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而太僕凡四上疏褻如充耳獨怪大司寇王公紀大中丞鄒公元標都諫魏公大中亦皆力持以爲當死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有明三百年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惟曾襄愍公銑并司馬耳曾死於西熊死於東英雄之所遇一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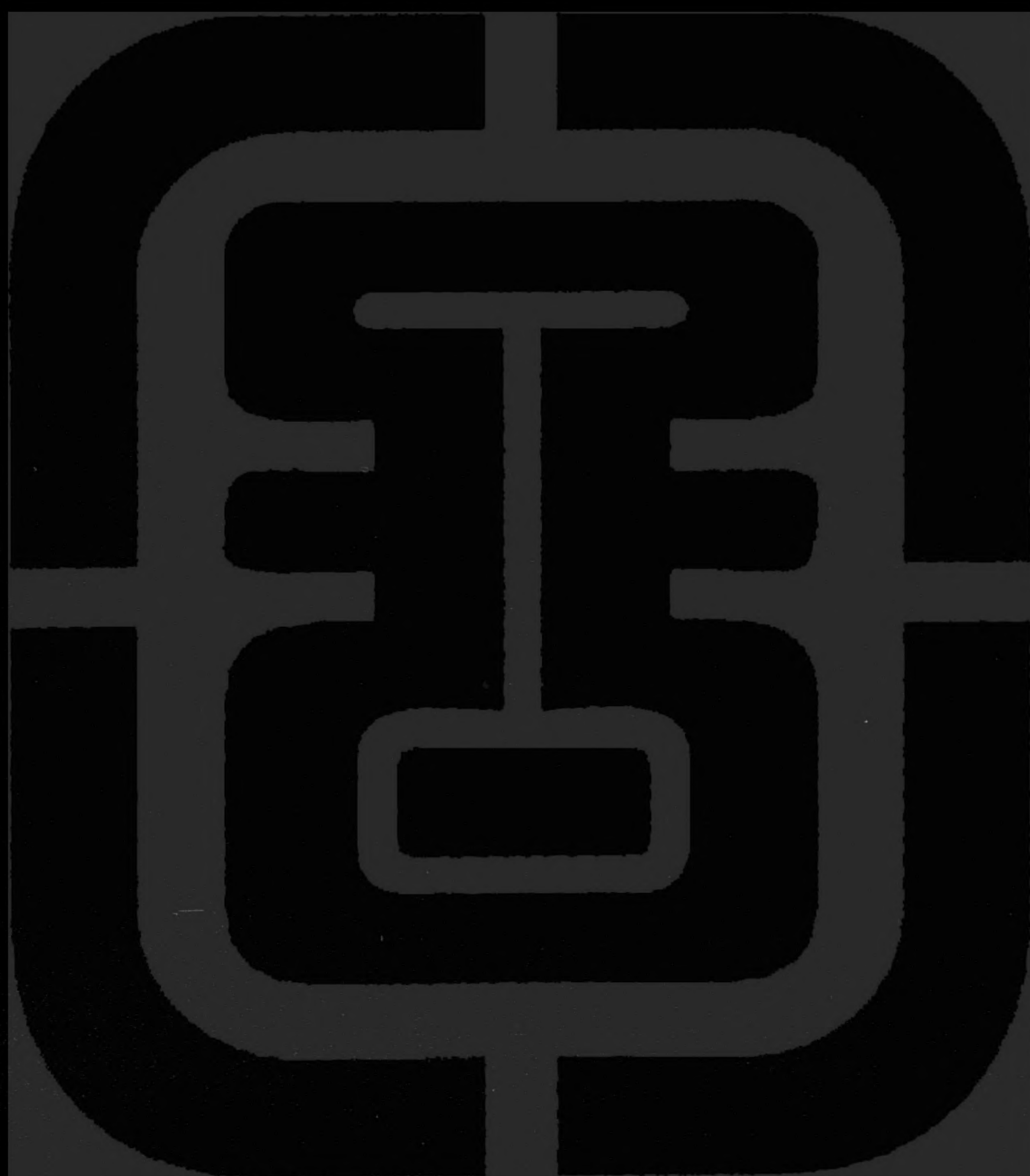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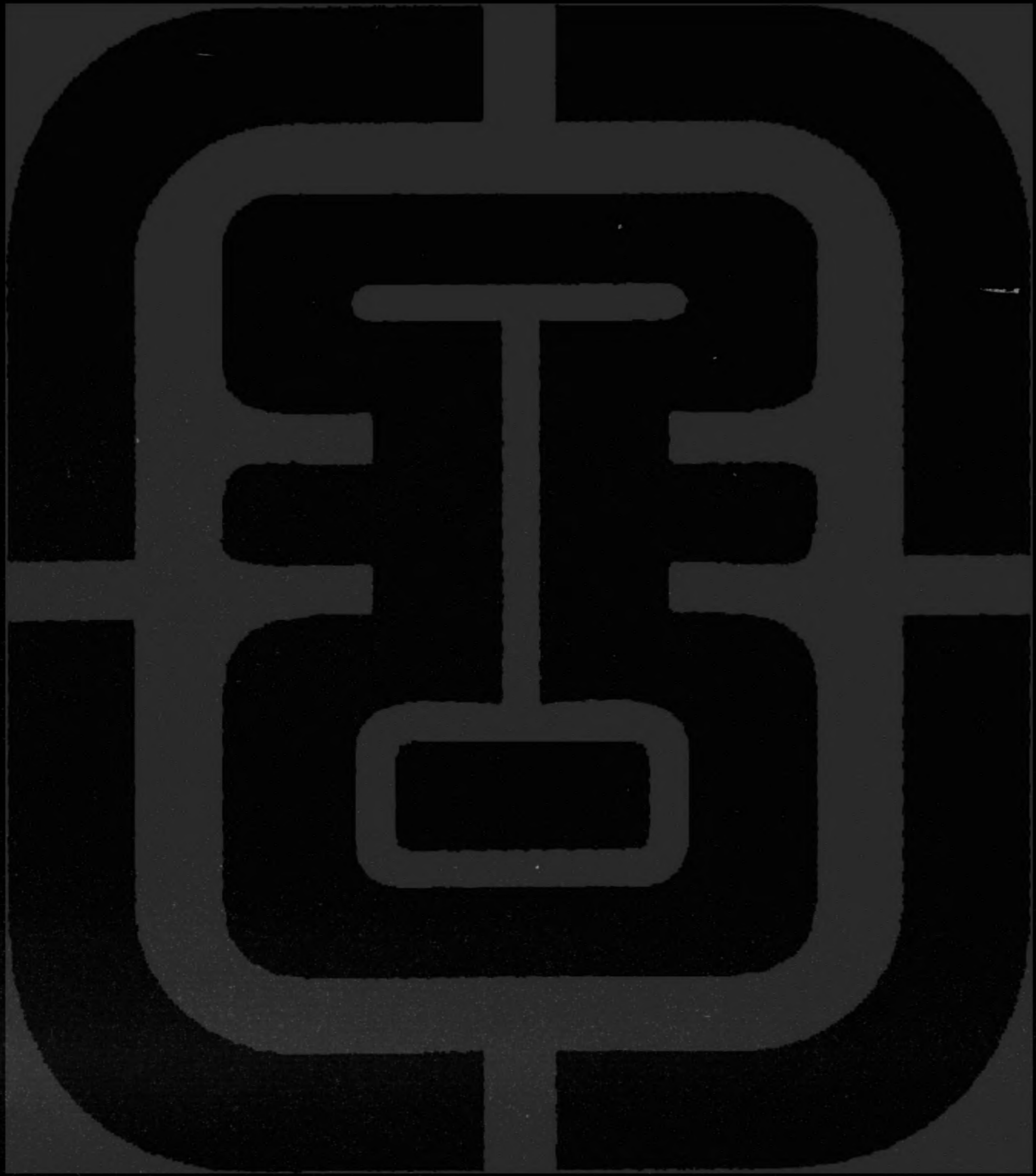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

姚江黃氏南雷書目載有庚申君大事記元答祿與權著予博訪之未得也今盛傳於世者惟太行山隱士權衡庚申外史其中尚有可疑者方至順時謂庚申君非明宗子黜賓江南虞道園實草詔已而庚申踐祚未悉前事召諸老臣赴上都道園與焉馬伯庸以宿憾發之於是有皮繩馬尾之逮其事錯見於元史本傳續資治





是猶束烏獲之手足使力不勝匹雛者代之任重及蹶而僨則曰是亦獲有同咎可乎爰書將定樞輔孫公承宗大司寇喬公允昇太僕周公朝瑞刑曹顧公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而太僕凡四上疏褒如充耳獨怪大司寇王公紀大中丞鄒公元標都諫魏公大中亦皆力持以爲當死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有明三百年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惟曾襄愍公銑并司馬耳曾死於西熊死於東英雄之所遇一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八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

姚江黃氏南雷書目載有庚申君大事記元答祿與權著予博訪之未得也今盛傳於世者惟太行山隱士權衡庚申外史其中尚有可疑者方至順時謂庚申君非明宗子黜寅江南虞道園實草詔已而庚申踐祚未悉前事召諸老臣赴上都道園與焉馬伯庸以宿憾發之於是有皮繩馬尾之逮其事錯見於元史本傳續資治

通鑑綱目葉盛水東日記諸書今依外史則伯庸亦同
草詔者按是時奉詔書其事於脫卜赤顏者翰林學士
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而播
告中外之詔道園草之不聞有他人也且使伯庸預聞
是事方且株連是懼掩諱不遑更何暇爲道園下石況
中丞竝非簪筆之官大抵爲傳聞之失也若聞中今古
錄又以大事記爲劉尚賓作或者別有一書俟更攷

書剪勝遺聞後

野史之妄不足信者多矣偶閱徐中行剪勝遺聞有曰
中山王徐達北征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

春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達引軍歸帝時方盛怒戒
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旣入未見帝疑必有變乃拔
劍斬閹吏奪關而出帝因使釋其罪令謁達不允帝不
得已視之舟中達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臨江鞠旅亦
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不擒元順帝亦籌之熟彼
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
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古之臣子未聞有得與君相爾汝者況明太祖之嚴乎
斬關殺吏是何語也

跋甲乙倭變錄

張侗初甲乙倭變錄雖所志止松江然多足與其時督撫諸公傳相參證者其載明初吳淞一帶海防則百世之案也所載四辨士蔣洲陳可願為吾鄞產而華錦之遣出於周述學乃越產皆在浙東三江固多奇人哉

讀全黔紀略

李公茂嶼全黔紀略一卷毫無自矜之語亦無所歸咎於人但於按臣史永安有微詞耳可謂君子之言吾鄉先正當明季不媿封疆之臣者一為公一為高公守鄖功其事相等李公功為奄黨所攘史永安乃奄黨而高公為陳演所抑俱不蒙上賞明之賞罰顛倒如此

國史唯疑跋

晉江黃相國東厓國史唯疑黎媿曾嘗見之云有一尺許周櫟園許為之刻而不果相國歿後媿曾訪之其子知章云經亂散失不全矣李化舒曰三山高雲客鈔有副本雍正壬子予從同里范太守筆山家鈔之祇四冊殆亦非足本也

跋勾中志略

予家舊藏勾中志略原藁為劉若愚手寫本其中塗竄頗多與近本閒有不同而黑頭爰立伎倆一卷載馮涿州通奄事跡較近本更詳予聞涿州再起惡熹宗實錄

魚尾書集卷二十九
三
害已遂焚其書是兩朝從信錄所由補也然涿州能去
大內之籍而不能杜名山之藏姑無論東林遺老史筆
成塚卽刑餘如若愚其所著述有終不可得而滅者則
何益矣噫

題東江事跡

凡杭人無不訴毛文龍之冤者其昧於鄉里之私而所
見如傖父可一哂也文龍絕無可以牽制遼事者而但
以鞭長不及自大跋扈恣睢有取死之道此了然者惟
是崇煥亦尚無恢遼之定算足以自信者而汲汲以殺
文龍爲先著則已疏矣是時卽少置文龍亦無害於恢

遼之計也旣殺之矣其所以爲東江善後之計者又未
盡以致有異日之禍是則崇煥之無所辭咎者爾方文
龍交構經撫其罪卽可死不待是時而是時反失之驟
者以崇煥所處言之也至於將死而叩頭乞免斯則文
龍之所以爲文龍矣或曰文龍之死由於華亭陳仲醇
授意於錢閣學益屬妄言

題雪廬焚餘

雪廬焚餘一卷趙維寰所著也不足稱史學惟其中論
袁襄愍斬毛帥事得其平襄愍地下亦當心服者也當
采之入明史

宋之蘧編題詞

福清葉文忠公蘧編蓋其年譜也而足以證國史其中
述黨事甚詳當時諸君子多咎文忠蓋亦責備賢者之
意文忠欲收西涯之功而不得者也豈可以阿附加之
哉編中極言魏忠節公受吏科之非尤為詳悉忠節若
不受吏科之命可以免阮大鍼之毒噬矣斯則老成明
哲之言也

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跡

十九忠臣孟公有子附焉故為二十而南都又益以陳
侍御純德則二十一矣

大鍼之惡至南都而始極當魏閣時猶未甚也忠節即不受吏科亦未必能免于楊左之獄謂魏閣之肆毒盡由大鍼指使者蓋後人因其復就南都惡而甚之之辭所謂下流之歸也惟是時魏閣之欲已張忠節方被攻危甚而汲之履首坦之任致為魏

閣稿自誥責辱已甚矣不於此時拂衣自歸而辨疏甬上旋復受事忍詬蓋奸亦何為乎其後高邑在位梁絡亦歸忠節與袁忠毅一時俱逐清流大獄且夕已成而東林諸君子尚請在應山掌憲此亦不識時務之甚者矣

世祖所賜諡無純德此必有說今明史仍以二十一人入列傳嘗聞之黃先生曰甲申之難陳侍御在俘戮之列而雜入之意者以此不預乎是時大亂搶攘未敢遽信一家之說而芟之然亦不可不存其說

跋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錄

嗚呼此結有明一代之局者也高皇帝三百年鼓鐘之澤烈皇帝十七年夢卜之誠於是乎熸是科以邊警阻隔貢士之副計車者不能前詔書特改試期於秋仲倥偬釋褐未及題名太學而國已亡通州閣學由庚辰進士第二不三年遽大拜又驟越同事三相副井研閣學

案此說傳聞之妄
使果有之則賊入都
後自當不次擢用何
以最幸者僅授檢
討帥優者不過編修
餘且用為散官佐吏
乎且賊何恃乎此而
為招致計也豈蓋
三十六人借以自考而
遂此不根之言其館
閣之大耻矣

主省試蓋遭遇之最隆者鼎湖之役并研已賜歸徘徊
闕下偕通州蒲伏賊營以遭戮辱而相傳是科館選流
賊密令山西巨商主之凡求讀中祕者巨商即招致之
為納賂於宦者無不得及城陷牛金星大言曰新翰林
尤宜速報名諸人始悟前此來招致者之為賊也內負
疚而外畏禍逡巡而出盡汗偽命第一甲三人無論已
三十六庶常不得免者三十四嗚呼是館閣未有之恥
也以是知君子之守身必無可資緣幸進之理而當時
苞苴之詭如此亦不可謂非亡國之君矣予嘗得流賊
所投降臣官簿一冊頗與諸野史所紀不同金壇周鐘

以勸進撰表得檢討最幸夷陵黃燦納貨五千得編修
華亭朱積引見同年得檢討西鄉楊棲鶚得直指豐城
史垂譽霑化李呈祥竝得禮儀從事嘉善魏學濂得戶
司務晉江楊明烺得順天安撫晉江張元琳得關門防
禦遂平魏天賞得兩淮運副東莞張家玉大興史可程
懷寧劉餘謨真定梁清標安福劉肇國山陰魯粟昆明
龔鼎韓城李化麟晉江王九雲會稽王自超新喻萬發
祥皆以庶常留館下此則盡改為縣令南昌羅憲汝得
遷安番禺劉廷琮得內江麻城傅學禹得長安杞縣何
胤光得井陘陽城白胤謙得南鄭淄川高珩得襄陵掖

案鈔定勝朝殉節
諸臣錄以張守玉吳
爾壘等皆於甲申禍
賊首免其後乃堅拒
大兵故不予謚

縣張端得仁壽項城趙頴得大名武陵胡統虞得曲沃
清苑張元錫得武功大名成克鞏得華陰崇德吳爾壘
得蒼溪就中惟張家玉不入朝捕至不拜縛端門者五
日釋之遂投書喻賊賊又臨以刃不動賊必欲授以官
家玉忽遜詞受之人皆疑焉不知其以此乘閒而逃也
萬發祥則為耳聾且毀面賊怒夾之亦逃去吳爾壘詐
為將之任者得逃其後家玉殉於增城最烈發祥殉贛
關爾壘殉江都蓋三十四人中之孤鳳也魏學濂亦終
死要不失為晚蓋其餘則皆已矣幸得不預者二人達
州李長祥其後閒關戎行累起累蹶事敗行遜不知所

終最稱完節而其一亦不終散官則全椒吳國龍得待
詔宜興吳剛思得禮儀從事清苑王爾祿得戶從事無
錫秦沂得禮司務并研胡顯得中書常熟歸起先得西
京畱守經歷安邑呂崇烈得屯田防禦鄆縣徐家麟得
山東防禦涇陽武愨得淮陰防禦安邑王道成得青州
防禦宛平楊璫得揚州府尹掖縣姜金盾得口州府尹
全椒吳國鼎得濟寧令津江程玉成得山西學正而如
吉水鍾性樸之降於路者尚不在此數焉龔鼎程源再
亂滇中嗚呼有明中祕禮絕百僚而甲科亦最重於流
輩一時喪亂士失所守竟攘攘至此悲夫南中解尚書

學龍再定六等逆案傳聞不甚有據如家玉發祥反誤

入之而得脫者甚多後世將何所信焉予之詳錄而不

諱也殆以為百世之戒雖或觸孝子慈孫之恨而不恤

也雖然莫謂是科之人止此也澤州孟章明隨其父刑

部侍郎兆祥殉京師清苑張羅俊與弟光祿卿羅彥殉

保定三原石崑以伴狂死南中之亡歙縣凌駒殉河南

孟津陳熾殉洛陽鄆縣周志畏殉江都無錫龔廷祥殉

江寧江都梁於涘殉萬安崑山顧咸建殉錢唐其起兵

者掖縣劉允浩殉建昌溧陽史夏隆殉吉安烏程溫璜

殉休寧華亭李待問殉華亭嘉定黃淳耀殉嘉定宜興

案顧亭林聖學本紀
言凌駒為臨清兵備
時暗通大清已受山東
巡撫之命出示稱順治
元年然于南京亦發
疏不絕

盧象觀吳江吳易殉太湖而長洲劉曙亦以謀起兵死

閩中之亡江都鄭為虹殉仙霞廣安歐養素南昌熊緯

殉汀州行營晉江郭符甲殉晉江其守贛而死者京山

楊文薦錢唐姚奇胤南昌龔棻而休寧吳聞禮殉永豐

南昌周定初殉廣信浙東之亡吳江王景亮殉三衢海

寧俞元良殉海寧錢唐徐復儀殉會稽監國魯王入閩

莆田林崑海寧湯棻殉興化侯官林奎殉福清而閩縣

林之蕃亦以謀起兵死粵中則山陽朱日昇家居以通

表事洩死孫賊之難嘉定羅國瓏殉虔南晉江郭承汾

殉貴陽而宜興吳貞毓亦以孫賊死滇中之亡廣安鄧

思廉亦作去廉

案若水先生名增遠字謙員
忠節公理之弟若水其號也此誤

案是科顯名碑錄紹興有兩
李安世一山陰人府志備其官高
寶司卿然無可攷一餘姚人字
奉若萬曆甲午年舉人與黃尊
素同榜先官泗州學正成進士後
未授官府志附其父槃傳奉
若先生以古文名有詩文集亦在
郡城予嘗見顯聖碑先志
家額在順治十三年系街門前
進士

思廉殉緬甸其遜入海島而死終不食周粟者慈溪馮
元颺同安沈佺期嘉興譚貞良也此外如雲南楊永言
會稽余若水增遠青浦張若羲山陰金廷詔鄞鄞縣周齊曾餘
姚李安世遂寧呂潛嘉善錢默順天李孔昭皆固守殘
山剩水之節以終其身嗚呼觀於前此四十餘人十五
宗之所飲泣也觀於後此四十餘人亦足以一雪死者
之恥矣

跋綏寇紀畧

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畧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為然
舍梅村亦莫能當此者令升蓋心疑之而不敢質言也

及見林太常蠶菴所答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
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為不
肖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太常每言及漪輒切
齒以為吾同譜鄒木石何不幸生此無賴子專為輾轉
降附之張縉彥出脫按漪所作明季遺聞以出脫縉彥
曾被蕭震參糾者也而萬徵君季埜則謂其中亦有可
節取者今觀其議論附見綏寇紀畧者又頗為李明睿
粉飾盛稱其請南遷之疏同符吉水幾得施行而為光
時亨所阻亦子虛也三垣筆記明睿在
本朝嘗為禮部擬進懷宗謚法尋罷官南歸呈身阮大

鉞幕中其人蓋不足稱故閻徵君百詩謂鄒漪生平之
壞坐受縉彥之賄明睿之囑

跋彭仲謀流寇志

前太常林蠶菴先生曰彭仲謀流寇志但憑邸報流傳
全無實據凡啓釁養亂徒薪潰癰以至督撫賢否將士
勇怯勦撫乖宜勝敗失律始末曾未抉出至敘陷賊諸
人譌以承譌更多誕妄如左良玉於崇禎癸未秋避賊
南下大肆焚劫陪都震動南樞部熊明遇束手無策適
李忠文公被召便宜定亂莊烈帝面諭有江南賴卿而
定之語而彭氏但稱南樞禦亂功斯何說也蔡忠襄公

撫軍山西流寇至境令巡按汪宗友守太原而身以兵
控平陽宗友自求脫身乃請晉王連檄促之歸平陽遂
陷宗友反以輕棄平陽劾蔡此山西人所不平者而彭
氏竟謂蔡公不聽宗友之言以失平陽不已謬乎有明
成例凡皇子十齡方出封崇禎己卯封皇三子爲定王
至甲申年十五辛巳封皇四子爲永王至甲申年十三
而彭氏謂定王年五歲永王年三歲則不知典禮之故
也河南大將陳永福曾射流寇中目後因孫督師陣亡
同左光先降賊賊不修舊怨永福感恩頗爲盡力而彭
氏以爲戰敗殺死濟南府推官鍾性樸癸未進士易代

後爲山東督學而彭氏以爲殉難是以失節之人爲死
綏也翰林方以智爲都御史孔炤子陷賊不屈南歸阮
大鍼誣以僞命入之六等舉朝大譁乃止而彭氏以爲
降賊授庶常戶部主事介松年與前商邱令梁以樟避
兵松關松年病死當時或訛傳其陷賊以樟力辨其冤
而彭氏以爲官給事而降保定是以無罪之人爲從逆
也周奎降賊雖被拷掠然未嘗死其於北太子一案尚
預廷讞而彭氏云流寇責令挑水數日而絕閭爾梅參
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合肥龔鼎孳救之而
免而彭氏云斃於僞防禦武愫之手亦以生爲死也兵

科顧鉉雖非殉節然以榜掠絕命而彭氏入之勸進之
列并不知南都會有節愍之諡也蓋其失實尚難枚舉
太常三朝遺老史學極博桑海見聞尤其身歷其所辨
正甚多惜其身後子孫式微無復收拾之者因閱彭氏
之志不禁爲之慨然乃述其緒言爲跋尾以平水王其

題吳園疑跡

凡論南都事而以王之明爲眞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
然甲乙紀畧尤甚其實王之明之僞無疑卽據紀畧所
言其出獄入宮之後遣人持勅封南都獄神爲王則居
然自以爲天子矣其愚而妄何如當此大亂時符丕劉

削之材不能有濟況其下之甚者乎然則便令非偽亦必無成者也張怡曰聞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之東門外其說近是其說近是題侯園疑跡二乙酉以後東宮二王之踪跡雜出皆流傳無據之詞也南偽太子則近似乎東宮北偽太子則近似乎永王其浮屠一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尤多當王之明未至之前已有定王南來被沈之說故左良玉檄中既沈其弟又殺其兄蓋指此其後又多稱朱三太子者皆以爲定王耳不知其皆非也或妄謂南偽太子乃

新朝所遣以眩惑南中者尤悖善乎攝政王之言曰太子果真不過封以一王而已此言可以解天下之愚矣既係成方遂之徒安得不誅若如錢鳳覽者其心則可原而惜其不達於事理也

題侯園疑跡三

太子偽永王偽定王偽斯不足深怪者若福王亦偽則見於所知錄而子見林太常蠶菴集中較之所知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留都以史大司馬之定策且名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事於是有偽先帝偽福王之父恭王偽妃童氏又有偽太后乃

馬士英之母房氏若偽齊王偽潞王之弟郡公偽皇姑者不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欲國之不亡得乎哉

題蝗蝻錄

世皆言阮圓海志在一官若當時借邊才之說昇以遠方開府或豫或黔其志滿矣不至如後來決裂也予則以為不然小人之欲無厭試觀其一起即奪貴陽之樞枋尋覬其黃扉一席矣安得飽彼腹乎且以為豫撫耶是導之使北降也以為黔撫耶亦不過稱臣於孫可望而已誰更能挽之反正者

題南都雜志

野史最多妄言如史閣部入興平軍中為其所制其後興平漸為閣部所感而跋扈之氣一變乃曰閣部微服為道者始得脫賴靖南助之何其妄歟靖南固忠然於閣部始終以興平之憾不甚為用安得此言

題江變紀畧

巨源謂袁公繼咸預於晉陽之甲當時江左諸公皆有此說李映碧曰朝中雖萬公元吉亦云然莫能明也今明史力辨之予觀袁公乃厚德人必不預其事一時被劫無由自脫而袁左故相睦故有疑之者但何不死於左夢庚投誠之時更烈烈耳當時江左一督為公一撫

為張公亮二公蓋皆思為何公騰蛟故隱忍待之而張公不待入燕而死校袁公倍了潔也

再跋

巨源深譏姜公燕及謂其不知人而預事也然設身處地則姜固有甚難者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扁戶而力拒之其凶鋒不容姜之肥遯也且立死矣是時之死甚無名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既出安得復歸祇有一死殉之耳儒者據正誼以立言責備賢者非不當然終非局內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

三跋

金王定非能成事之人然使當時贛州不梗則李成棟之兵下庾關直抵江上外援未絕雖終非官軍之敵而圍城未易遽下且尚有退步也天特假高進庫以厄之以是知大命之有歸也夫

跋黎洲先生行朝錄

行朝錄中桂藩紀年一卷最多訛錯蓋當時道遠不免傳聞之殊也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予取而序次之為跋尾周順德齊魯云方公以智從亡梧江蓋丁亥也是年桂藩以閣銜召之入直方公知事不可為力辭所謂十召不出即指此也是

慈錄集王夫之水錄寶錄大行皇帝本紀隆武二年丙戌十月上即位於摩慶十二月以中允方以智編修劉湘余充經筵講官已而不行永祿三年己丑正月進方以智為東

周大學士禮部尚書呂
直梅疾不赴方以智傳
言給事中劉嘉疏劾
司禮太監王坤坤廷疏
出以智手為廢經廷
以智遊桂冠去客桂
柳間亦錄三年起拜禮
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不
赴平樂陷乃舍妻子為
浮屠去平樂之陷在永
林四年十一月實 皇朝
順治七年庚寅也然則
行朝錄所傳因誤周
齊曾謂以智於子表從
止梧江亦非也
案永林實係性傳
言性從上入武岡封商
邱伯後上存清州至研
州性獻三宮服御加性
太子太師左都督
慈銘案瞿忠宣集
載永麻二年十月塘
陂江西大捷疏中有豫
國勳臣聲桓建武勳
臣得仁之語又永麻三
年九月板中興機會
疏中有豫國公金聲桓

偶然敗衄之語伯聲
桓國封豫國系永林
實錄亦有封聲桓豫
國公聲桓傳言其居
承利封聲桓豫國公聲
桓遠居客雷德復入秦
於粵又振騰救於楚騰
救即填空頭救鑄銀
印開道遣使仍封聲
桓為豫國公使先達
而南甯詔至封聲桓
昌國公聲桓曰吾以豫
國舉義人但知有豫
國而不知有昌國辭後
救請如騰救救上許
之為加救行是其叔
封豫國公之故甚明也

案王夫之永林實錄
大行皇帝紀永林三年
己丑三月何吾騶黃士
俊入見各以大學士兼
林尚書入直六月何吾

年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為僧也庚寅始
為僧今錄云丁亥三月以智棄妻子入山為僧蓋失攷
也萬徵君斯同云丁亥劉承胤以武岡降桂藩踰險疾
馳遇兩宮眷衣食都乏古坭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
給上下服御膳品俱備桂藩感其功甚厚口授商邱伯
今錄云商邱伯侯性迎駕晉封祥符侯不知何據錢侍
御肅圖云金聲桓之叛歸粵中也降表以豫國公自署
詔改封昌國公聲桓自以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
頗快快致書粵中大臣請還故封卒未之許今錄云封
聲桓為豫國公又一舛矣閩中降將郭天才舊屬聲桓

部下其語此事甚詳悉宗徵君誼云明金陵歷閩中歷
及會稽長桓舟山諸歷其與新歷竟有不同如粵中歷
以庚寅之十有一月置閏而新歷則辛卯二月是也瞿
張二公以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
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何也瞿公浩然吟流傳於世
亦未之攷耶德清胡處士渭云潘樞部駿觀歸安諸生
以己丑春閒道入粵庚寅扈從墮水而死今錄云戊子
以駿觀為樞部不知尚未至粵也此係吾同鄉姻眷更
無可疑周順德又云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宣麻入直不
久即去甫去而黃士俊至代之庚寅亦去今錄云己丑

瑞有罪免四年正月去
梧州黃士俊陳世傑等
皆北去何吾驕傳言何
騰蛟聞救吾驕大怒
欲疏攻之吾驕懼不赴
騰蛟敗沒吾驕遂借士
俊赴關救吾入直會友
彭年掌西臺吾驕多
阻路之彭年疏侵吾驕
吾驕引疾乞休上亦厭
之聽之去黃士俊傳言
士俊借何吾驕入見以故
相佐居羅嚴上吾驕以
與彭年互許解官去
士俊以乘順為上所留
上幸梧州士俊以病請歸
里夫之時官行人日見其
事是則何黃于己丑同
入閣固無可疑庚寅
同罷則非也

何黃同入內閣庚寅同罷非也陸處士宇燦云陳邦傳
駐潯州焦璉駐平樂從前一最跋扈一最恭順其後一
叛一死兩人判然不同今錄中連類而書不為別白此
失之大者葉處士謙曰滇中爭王封一案是最大節目
首輔嚴起恆以此為孫可望所害投之水中一夕虎負
其尸登岸今錄中於起恆不及片詞何也蓋自起恆死
而桂藩入安隆予思以黎洲先生見聞之博又親與錢
飲光金道隱諸公交尚有此失況他人乎是時吾鄉人
多仕閩中而粵中最少以道梗也故先贈公頗費攷索
焉

再書行朝錄

大冲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
跡南歸雖庭誥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之者惟行朝
錄已丑師次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
鍾繼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
某職方司郎中宋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
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溫晒園作南疆逸史不審其即為
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題所知錄

黎洲先生亟稱所知錄之可信然錄中多祖五虎蓋田

閒翁與劉湘客厚尤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不死
桂林之難蓋欲收葬稼軒則可發一笑矣嶺表紀年則
謂高必正雷嚴起恆是日金堡大約朝臣共排張孝起
田閒亦在其列堡啖之以修撰兼御史故也然則田閒
正不獨以與湘客厚而左袒之蓋熱中於進取耳嗟乎
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尚求進不已乎

題也是錄

鄧都督也是錄質實無虛語但其責李定國似太苛定
國畢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殺馬吉翔耳若欲
其以一隅而抗

王師挽鄧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終為桂王百
折不降至於旁皇交阯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則天鑒
之矣屈大均過李獻武王祠曰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
賢謂定國也今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曰李定國
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卒關於王者
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矣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權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
以上天下澤頽崩以定民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國統
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自高皇洗滌昏之日月頌之夏商列聖承復且
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聖主
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
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鴈不
來竟是誰家之天下千楛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
中博訪異人親求巖穴有黃宗羲者精革象之學任推
算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
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別狀曰宗羲係餘姚故監察御史
贈太僕卿尊素之子思宗皇帝所賜蔭今方以里社子
弟從軍在左僉都御史孫嘉績部有詔優答宣付史臣

次年二月錄宗羲從軍之勞并造歷功授職方主事尋
與正中竝爲御史予從野史得此表而家藏故有丙戌
歷書一卷因附錄之於後蓋自甲申五月書而附於
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四王迭起其自爲
正朔者尚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是亦權史
者所不可畧也黃氏最精歷學會通中西顧於滄海橫
流之際言小試之以甌越之彈丸當山河之兩戒其亦
可悲也夫

讀使臣碧血錄

左蘿石侍郎之烈不待言矣其卒殺陳洪範於身後雖

案明季似此者尚有三
事吳裕中報殺了紹
見黃黎洲南雷文約類
佩韋等五人報殺毛
見吳次尾刺復錄雷
祚報殺阮大鍼見計六
奇南略云丁紹軒見
能廷阿索命腦裂而
必見李映碧三垣筆
記

案明時僭吏部侍
郎曰少宰故僭吏部
郎曰小宰猶僭戶部
郎曰小農也唐人則僭
吏部郎曰小天

涉於怪亦可以吐人不平之氣者也刺國初凡三案一
則侍郎再則錢鳳覽之殺謝陞三則黃靖公之偕諸國
殤殺田雄或曰是皆遺民造為此言曰然則司馬宣王
亦受此言而通鑑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夏文忠公幸存錄有二本其一稍詳且志阮大鍼語曰
此敝門生錢謙益也而一本無之愚疑前一本乃足本
若芟之者乃丙戌以後東瀾之客代為洗雪而削去之
耳嗚呼此公之瓦裂雖滅去此一語亦不足以自蓋也
續幸存錄跋

世以續幸存錄為夏淳古作若非淳古固不應用此名
也然有可疑者其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為中書舍人
也似矣顧其序南都眾正之任用而曰先人備位小宰
此何所本文忠官考功耳乃以為小宰乎其時小宰則
呂公大器也淳古不應昧於官制若此
汰存錄跋

黃先生指幸存錄為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
力詆小人也
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恕詞又黎
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
巢先生因
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
慈溪鄭平子曰黎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

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
映碧先生三垣筆記後出外文忠公遂益其其亦
當時多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
禍使皆如映碧先生者黨禍可消矣其中力為弘光洗
雪言其變童季女之誣至於主立潞藩諸臣皆絕不計
及又言其仁慈勝而決斷少當時遺臣中不沒其故君
者有幾人歟於龔鼎孳直書其垣中之過不少貶更人
所不盡知也其中記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楨記乙酉
死難諸臣有張捷楊雄垣則失攷也至鄭鄭一案當主
黎洲先生之說而筆記所言太過耳

題宦夢錄

黃太穉宦夢錄言魏藻德之驟進由於馮銓其言足補
明史然藻德之福命遜於銓多矣但太穉與李建泰善
極稱之則失人也建泰本有時名故夏文忠公幸存錄
亦稱之及觀其當大難時特庸人耳太穉頗譏興化受
督師之命而惰然興化之才遠在太穉之上其督師非
惰也實當事不可為之時耳

題高中丞存漢錄

王光恩入

本朝爲襄陽總兵存漢錄中載之甚明其後以反而死見於高公之子宇泰所著雪交亭集光恩以反死其弟光泰入鄖陽十三家軍中亦見雪交亭集而明史列光恩於高傳之尾曰以功名終誤矣雪交亭集流傳不甚廣若存漢錄則送入史館不應亦未之見也斯言蓋誤本於盧宜

題朶顏三衛宗支

明之朶顏三衛今之蒙古喇爾沁也其前事見於明史朶顏本傳後事則皆見於

累朝諸實錄是冊蓋職方之底簿也在韓江馬氏藏書中讀史者攷證力不及此然如有仿遼史之例作部落表則是冊不爲無用也東人之長曰土蠻曰黑失炭曰長禿曰納木歹曰那彥兀兒西人之長曰把都兒曰辛愛曰安灘北人之長曰納林其所屬多矣今之喇爾沁凡三國一曰杜冷郡王札世一曰鎮國公吳特巴拉一曰多羅貝勒札木殆并爲大部也方其欽宜與

太宗伐明時喇爾沁以軍從會上書莊烈帝請罷兵修好書中猶稱三衛自陳不得已之故今明史失載當補

入氏飲人關然傾合四史本朝諸國皆入漢錄宜

題潭西草堂憶記

記言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已阻之事在辛巳冬次年
六月始入閣然則今明史本傳謂馮尚書元飈勸宜興
引興化入閣共成涿州之事興化入而背初說二輔因
之構隙其說不可信矣興化果如此此小人矣興化自
記歷歷言前爲井研所阻後爲所中其於宜興似無隙
也興化自以才爲上知明史不知何據坐以此說譏其
始進不正吾未之敢信也

思陵宰相以庶寮破格用者興化之才爲第一及其受
督師之命而不前譏之者多矣雖同官黃景昉亦云然

其實不足以咎興化也天下豈有無一兵一將而令其
以宰相之虛名擊賊者甚矣其謬也史公可法論救之
疏其足以雪之矣

題天南逸史

是書殆瞿畱守族人所爲故多稱先太師又閒稱稼軒
而述畱守之言稱之爲弟又言在畱守幕府爲之理錢
局事則亦嘗仕於桂矣而予攷庚寅桂林百官簿無其
人也其自稱是年圖入蜀不果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
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於詹世勛則是預於太
湖集師之役者也按嶺表紀年曰己丑守輔瞿式耜同

族瞿其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人則是書殆
即其所作其所志畱守身後事有御史姚端有楊藝
有陽羨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藝耳可采以補其闕

題嶺表紀年

是書未知出於何人之手似有憾於稼軒與別山者其
謂稼軒元隨周文顧成之橫至比之江陵之游七嶺外
大臣唯于元暉魯元藻不為之屈餘雖別山不能免周
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為稼軒孫昌文縊殺之於
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山與元
暉爭為督師激稼軒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貞士矣

案桂王時惟有魯元藻始百御史巡按廣西後為巡撫加兵部侍郎晉尚書此作元藻誤也

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勛鎮習氣疑出自愛憎之
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其必無此
然士大夫亦正不可不以此為戒也

再題嶺表紀年

魯尚書元藻仕桂王蓋章曠之亞而出堵胤錫之上事
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為立傳乃闕事嶺表紀
年載其於己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
贈侍讀而召張自烈為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
為給事杜如蘭金光豸為禮兵二部郎張之陞金光旻
為行人當此匆匆而以收羅遺逸為事亦見有明三百

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樞傳亦失載

題庚寅桂林百官簿

寧士仕於嶺外者甚少以是時道斷也攷之百官簿祇三人其一曰余御史鵬起其一曰任太常斗墟皆鄞人其一曰陳工部純來奉化人太常豫於安隆十八先生中最烈矣工部不知所終御史在明史附見何公騰蛟傳中曾以監軍下湖南有勞而其後失其事予里居訪之諸余乃知爲故通政使本之後今亦絕世無可攷近始得其始末太息其從亡勤事而晚節爲曹志建所誤爲可惜乃附志之曹志建者亦鄞人也字光宇世襲滄

洲衛官以大兵故曹氏合門死王事者凡十有二人志建不知何以得起於楚官至巡按已而得道榔諸州二十餘縣駐龍虎關桂王封之爲保昌侯晉永國公加太師堵胤錫者初爲長沙守與志建善後亦爲閣部方招撫忠貞營以爲用率之入衛忠貞故流賊志建畏其抄掠以兵襲之得胤錫志建恨其左袒忠貞也欲畱而殺之胤錫逃入富川監軍僉事何圖復寨志建索之不得以兵圍之圖復善撫徭獯得其死力志建累敗益恚而圖復已送胤錫入朝矣志建乃欲殺圖復而御史故於志建爲中表兄弟又累立功幕府爲人所重志建用

之以誘圖復竟入其寨指天日為誓力言曹兵無他願
釋甲合從以報國而志建已解兵去圖復稍信之於是
入關見志建志建厚禮之請以為榔桂道盡移其家守
關既至一夕殺之闔門無遺僅二子脫入徭峒時人大
以之咎御史而御史次年暴卒於梧志建自是亦不振
竟為 大兵所滅其兵敗時猶疑圖復之子導徭兵以
報仇云或曰御史實為志建所欺非有心於誘圖復者
然終莫能明也初予議祀甲申以後諸忠節范生鵬問
予以御史何故不豫其時予尚未深悉其事未敢答今
范生逝矣嗚呼志建亦忠義之後卒以悍不終而御史

受其累乃知文山幕府列傳中未易廁也

粵中版授官簿跋

粵中版授官簿一冊予見之仁和趙氏審定為桂王庚
寅年所輯蓋稼軒別山以庚寅之冬桂林陷死節而桂
王已丑開科親取諸庶常今是簿首列稼軒部臣中列
別山而諸庶常皆列焉其為桂林未陷時物明矣閩南
諸遺臣皆列名而浙之石浦翁洲諸人一不得預則以
魯王猶未通問故耳其中人物予所知者止十之六七
惜不得起獨漉諸公而問之

題海上遂志錄

案鄭成功在戊子八月
通表于粵故金門諸
諸諸臣早登粵籍若
魯王通問蓋在癸巳春
監國統後矣

鄭成功之在海土

世祖曾以海澄公招撫之成功亦上表但不肯薙髮而止不肯薙髮則非真降矣然其多此一表是不能不媿於王保保者也故

世祖嘗曰成功若果忠於明豈不善但彼實嘗投誠上表豈非反覆之徒大哉

王言成功亦當內慙矣世之論成功者譽之或太過要其人自是雄兒幸而死於壬寅使天假之年至於三逆抗命之時是大患矣是則

聖朝得天之厚也

題桑郭餘鈐

桑郭餘鈐者謂桑惟翰所法爲郭汾陽而明季之吳逆又似乎師桑然其說不甚覈也吳逆進退俱失無所置辨至謂其以陳沅故叛闖則亦近乎下流之歸據楊宛叔言與沅同見繫於劉宗敏旣而沅爲宗敏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沅尚未歸吳也其亦安所攷而得其實乎

題視師紀畧

謝三賓視師紀畧一卷蓋其自登萊還時所爲也三賓非有將才幸遇朱公未孩得成功遂加太僕猶以不得

旄節怨望而不知其乾沒賊營金數百萬不遭愆尤已屬萬幸矣其富旣耦國遂有以告流賊者甲申之難其子於宣方官行人以此被拷獨酷致死晚年求用於新朝總仗此多金欲以賄殺六狂生不克竟殺五君子以爲進取之路而其新朝終薄其人不用也然所殺吾鄉之正士則亦多矣甚矣此多金之爲厲也三賓知嘉定時以贄列錢受之門下爲之開雕婁唐諸公集其後與受之爭妓柳氏遂成質首之仇南都時受之復起且大拜三賓稱門下如故其反覆如此而所擁多金至戊子以後爲海道孫枝秀勒取殆半三賓忿甚賂大府劾去枝秀以報之所費亦不貲於是其金漸耗遂蕉萃以至於死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終

魚尾書集卷二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